

# “活羊经纪人”老白

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14日电(记者陈旭、李放、勿日汗)老白名叫白祥,40多岁的他生在乌兰察布、长在乌兰察布,从小就 and 羊打交道,养羊、贩羊干了半辈子。

6月的乌兰察布依然寒气逼人,土地贫瘠的这里是内蒙古脱贫攻坚的主战场,深度贫困人口一度占内蒙古的46.2%。

凌晨三点,拂晓未至,位于阴山脚下的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义发泉村开始“忙活”起来。引擎声、犬吠声、羊羔声……来自四面八方的“羊贩子”正在挨家挨户收羊羔。

早上八点,一车车羊羔陆续运往村里老白家。“我们这儿买羊卖羊很少直接交易,一般都有个中间人。”老白说,他干这一行时间长,大家知道他有办法、有路子,也信任他,所以都来找他。

老白家很大,前院的一角,焊了三四个铁围栏,一车车羊羔进院就卸在这些围栏里,买卖双方各站一边,围栏里留着歪戴棒球帽的老白和一群羊羔,交易就准备开始了。

这里依然保留着古老的“袖口出价”。顶着呼呼的山风,老白在买卖双方之间奔走,一次次隐秘的握手,或是得意或是不满的表情开始在购买双方的脸上流露。

46岁的王燕平曾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,近年来在当地政府大力帮扶下,他的羊养得越来越好,生活逐渐走上正轨。去年,老白又借给他4万元买了一辆小货车用于收羊贩羊,今年第一车羊就是他给老白送来的。

“他们出价太低。”王燕平一脸丧气,逮着羊就往车上扔,一只、两只……就在这个时候,一只羊羔受了惊,“噌”的一下蹿了出去,一头撞在铁围栏上,抽搐着瘫倒在地,翻着白眼、吐了舌头。

“这羊不行了”“撞得脑出血了”“赶紧放血还能吃肉”……围观的村民七嘴八舌嚷嚷起来。

王燕平的脸一下就黑了。众目睽睽,羊没卖出去,还伤了一只,抹不开面子的王燕平几次想把羊拽起来,都没成功,无奈之下回车上拿了刀。

想要下刀,却又迟疑了,还是舍不得,这一刀下去大几百的钱就没了。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,小羊羔把吐出来的舌头收了回去,晃悠悠地又站了起来。

“看到没,这就是奇迹!”王燕平咧着大嘴笑了,炫耀般扫视着周围的看客们,脸上的褶子都拧在了一起。大家还在议论着,老白的一只大手就已拉住了王燕平。

老白出价了。一言不发的他眯着小眼斜盯着王燕平,暗中舞动着“手里乾坤”。

“成交!你的羊我收了!”老白咧嘴笑了。

“义发泉村曾是有名的贫困村,全村241户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建档立卡贫困户。”义发泉村驻村第一书记白晔星说,“家家户户都养羊,但规模小又分散,很难发展起来。多亏了老白这样的带头人,帮着村民收羊卖羊,大家都开玩笑地叫他‘活羊经纪人’。”

一个“活羊经纪人”带活了全村的羊生意。但很少人知道,老白也有惨痛的经历。

“家财万贯,带毛的不算。”老白收羊养羊半辈子,最担心的就是销路。“以前都是把羊送到一些小屠宰场,经常一两个月要不上账。”

最多的一次,一家屠宰场欠了老白七十多万元。“那可不光是我的钱,村里多少人都等着呢。”被逼急的老白在对方办公室一住就是40天,带着锅在人家办公室炒辣椒,呛得自己都坐不住。

老白一度不想再养羊了,但这干了半辈子的差事是他发家致富的指望,也寄托着全村的希望。直到2017年,老白认识了朱强强,一直悬着的心才安稳下来。

朱强强是乌兰察布市东来顺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的采购负责人。2008年,北京市首旅集团在京蒙帮扶提前布局,安排所属北京东来顺集团在乌兰察布建立肉类加工基地,2016年又在当地投资建设占地100亩的新厂区,4条现代化生产线集肉类生产、屠宰、加工、冷藏、供销于一体。

“我们保证钱款一周结清,优先确保当地农牧民的权益。”朱强强说,“和老白认识以后,老白的羊基本上都送到我们这儿了,有时候钱当天就结清了。”

2019年,东来顺投入超过1.8亿元,向周边农牧民购买活羊16万只。

近年来,随着京蒙对口帮扶的力度不断加大,在一大批北京挂职干部的引荐下,越来越多的北京企业来到乌兰察布,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帮助当地贫困地区的农牧民摆脱贫困、走上致富路。

“去年一年我自己的羊就给他们送去了两千多只,挣得不多,30多万块吧。”谈起挣钱,老白黝黑的脸上满是得意。“别人一斤多给20块我也不卖,就给东来顺。”

“好东西不好卖,我们来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”北京市挂



▲6月11日,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,白祥在打电话联系生意。  
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

职干部、乌兰察布市副市长郑晓博说,北京有庞大的消费市场,而乌兰察布是优质的原材料基地,通过产业扶贫、消费扶贫等多种方式,京蒙两地能够长久、可持续地协作发展下去。

2019年,北京市投入京蒙扶贫协作资金4.3亿元,实施京蒙项目177个,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过4.6万人。

今年初,一场疫情让各地不少农产品出现滞销,而老白却在家“稳坐钓鱼台”。“羊圈里还有1100多只羊,有东来顺在,不愁卖。”

“现在高铁通了,两个小时就能到北京。”老白说,他上次去北京还是五年前。“下次一定要去东来顺看看,咱也到北京尝尝自己的羊肉。”

# 勒古牛黑『借羊』记

新华社成都6月14日电(记者贾启龙)金阳县木府乡岩头村一里外的深山窝里,一栋三层现代化羊舍拔地而起。羊舍及圈养的106只会理黑山羊,是四川省凉山军分区多方筹资200万元为岩头村村民脱贫创办的集体产业。

“现在,我正借村里的羊来致富。”彝族村民勒古牛黑向记者展示了他的“借羊合同”:勒古牛黑出资5.6万元,租借两年岩头村黑山羊产业。借期内,百只母羊所产羊羔归其个人所有;借期满后,他将还回村集体所有的百只母羊和6只种羊。

凉山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李轶介绍,会理黑山羊肉质好、个头大,产崽率高,适宜四面环山、草地茵茵的岩头村发展绿色养殖业。他算了一笔账:每只会理母山羊,年产羔两次,多者一胎两只。两年下来,每只母羊至少可产羔4只。按当地价格计算,4只羊羔两年后出栏可获利万元。如若管理得当,两年后,勒古牛黑至少可赚50万元。

这个几乎是稳赚不赔的项目,最初却无人想干。初期,岩头村村委将村民“借羊价”定在了7万元。无论村干部如何动员,无人响应。无奈之下,“借羊价”一降再降。后经李轶多次登门,拿出多项红利政策反复劝说,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的村民勒古牛黑心动了。

签合同前,李轶还奖励勒古牛黑1万斤饲料。但李轶发现,7岁就替家人放养白山羊的勒古牛黑总是惶恐不安。几乎每天,他总骑着摩托车到村委会找李轶诉说各种烦恼。

李轶感到,勒古牛黑忧虑的背后,折射出了他在应对市场风险时的力不从心。他觉得,要想让深山里彝族群众富起来,首先要让他们的观念、素质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、大气候对接起来。李轶知道,“老羊借”勒古牛黑最担心的就是羊群染病而血本无归。

前些日子,两只母山羊突然流鼻涕、拉肚子,勒古牛黑想用土法子为羊治病。可担心土法子不适应会理黑山羊,便找到李轶求援。经协调,当晚,县农业农村局的兽医给病羊打了针。仅一个晚上,羊就撒欢跑了起来。

第二天,勒古牛黑再次找到李轶诉苦:两只病羊,光打针就花了几十元,万一医不好,损失可就大了。在他的记忆里,老牧人给羊治病,都是用口口相传的土办法。那时,羊羔的天折率常超过三分之一……

“想致富,就要适应市场思维和规律。”李轶建议勒古牛黑为106只黑山羊投保,科学养殖以化解山羊生病群死的风险。“给羊投保,在岩头村祖祖辈辈从未有过。现在看来,这是以小投入换来大放心。”勒古牛黑说。

那晚,俩人相谈甚欢。李轶告诉勒古牛黑,他正在凉山州寻找大型黑山羊养殖基地。届时,安排勒古牛黑前去参观见学。

“借羊”是凉山军分区在扶贫实践中的探索。前些年,军分区给贫困户捐赠了一些家禽和家畜,让他们养殖致富。不料,被贫困户或卖或吃。后来,军分区在丙底乡采取了“借羊扶贫”的办法,以两年为期,给每个贫困户借6只母羊用于繁殖致富。到期后,贫困户要向军分区还回6只母羊。

“这次,让勒古牛黑出资‘借羊’,一是有利于培养他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,二是有利于盘活岩头村集体经济和提高村民分红额度。经验成熟后,村委会将逐步提高‘借羊’金额。”李轶说,“扶贫,我们更注重智志双扶。”

凉山军分区帮扶岩头村,在解决群众吃穿住行等问题的同时,也培育了群众搏击商海的能力、素质,开阔了他们的眼界。令李轶高兴的是,就在前两天,4名村民先后找他,表示也想“借羊”致富。

在岩头村农民夜校班里,记者看到10余名村民正围着一名从凉山州来的农业专家,认真学习白魔芋种植技术。黑山羊和白魔芋是凉山军分区帮扶岩头村脱贫的两个支柱产业,同“借羊”一样,白魔芋在岩头村的推广,也采取了“借羊还芋”的策略。

“黑山羊和白魔芋两项产业在岩头村落地生根,给彝族群众带来的不仅是财富,更多的是奔向幸福的全新观念。”李轶说。

## 追着“菜”走的采摘工

新华社兰州电(记者任卫东、白丽萍)夏季烈日当头,在甘肃省金昌市万亩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基地,成片的蔬菜地看不到边际。23岁的韦成勇和妻子齐头并进,正弯着腰,埋头在田间采摘菜心。看准鲜嫩的菜秆,从菜尖往下10厘米,用小刀轻轻一划,菜心应声而落。

这样的动作,每天都要在河西走廊刺眼的大太阳下,持续弯腰重复上千遍。但对于来自贵州省安顺市农村的韦成勇小两口来说,这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。面对记者的镜头,他们脸上是腼腆而轻松的笑容。他俩将精心采摘下的菜心整齐排列在塑料筐内,装满一筐就搬到地头路边的小货车上。通过专业、完善的冷链物流,不超过50个小时,他们采摘的新鲜蔬菜,就会被运到广东、香港、澳门等地,成为几千里外南方餐桌上的夏天“时蔬”。

金昌市位于巍巍祁连山脚下,独特的地理位置、充足的日照、纯净的冰雪融水以及较大的昼夜温差,让其出产的蔬菜口感极佳。目前,金昌已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供粤港澳大湾区基地之一。

每年3月到10月,像韦成勇小两口一样,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农民工都将背上行囊,拖家带口,从贵州老家出发,一路北上,辗转数千里来到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河西走廊。成为追着“菜”走的采摘工,也成为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。

“在这里打工技术门槛不高,就是要能吃苦耐劳。”来自贵州安顺的魏英,带着不到1岁的孩子,今年5月才和丈夫第一次来到金昌市金川区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基地。“今年的菜市场形势比较好,我和老两口人每天能拿到300到400元的收入,虽然辛苦,但比老家打工的收入高许多。”

甘肃省金昌金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名新介绍,采摘高峰期,来自贵州的“采摘工”有近500人,他们每年在这里干半年,每人纯收入至少在3万元以上。这不仅让他们摆脱了贫困生活,而且也解决了金昌发展农业产业的用工问题。

目前,在这片基地上,已种植有菜心、甜菜心、白菜苔等数种蔬菜。每天约90吨蔬菜供给广东、香港等地,部分出口东南亚,年产值达1.5亿元。



## 云端“天路”助脱贫

▲这是6月13日无人机全景航拍的“上天路”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的“上天路”全长约34公里,总投资约5000万元,连通上杜柯乡和南木达镇,最高处海拔高度约4200米,预计2020年7月全线完工。“上天路”直接惠及沿线2000余名居民出行和生产生活,并形成“壤塘县城—上杜柯乡—南木达镇”环线。因其沿线风光壮美,“上天路”又被称为“尚蓝天路”,路景融合,成为壤塘县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。

据了解,2009年以来,交通运输部定点扶贫壤塘县,累计投入资金16.2亿元,共实施交通项目127个,解决该县行路难、出行运输难、物流差等问题,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,打通了一段段经济发展的“经脉”,有力助推当地脱贫攻坚。

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

# 石家庄:打好“生态底色”巩固脱贫成果

新华社石家庄6月14日电(记者陈忠华、闫起磊)夏日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土门乡鲍家滩村郁郁葱葱,成方连片的樱桃树随山势起伏,把村庄围拢进“绿色海洋”。尽管樱桃采摘高峰期已过,但62岁的杨保英一点都舍不得休息,每天都像照看孩子一样,一棵一棵地精心打理自家的35亩樱桃树。

“一亩地平均栽42棵樱桃树,一棵树盛果期能挂果100斤,一斤按20元算,一棵树的产值就有2000元。”杨保英告诉记者,鲍家滩村家家户户都种樱桃树,少则三五亩,多则几十亩,村里很多人家因此都盖起了二层楼,买了小汽车。

杨保英种樱桃树已有15个年头。他说,之前村子周围都是荒山,刮大风时沙土乱飞。在政府部门整治荒山发展经济林的政策鼓励下,鲍家滩村逐渐摸索出种植发展新路子。

随着经济林木越种越多,鲍家滩昔日的荒山披上了“绿装”,曾经风沙四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每年樱桃成熟,都会有很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。

近年来,赞皇县把引导樱桃种植向规模化、标准化方向发展,已辐射7个乡镇30多个村,带动3000余农户,栽培面积达到1.8万亩,年产值达2亿元。

不只樱桃,在赞皇,核桃、大枣等依托当地生态优势的林果业都已发展成为富农增收产业。全县经济林总面积达110万亩,实现了农村人均拥有4亩经济林、200棵果树,年人均增收超过2400元。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,赞皇是“三季有花,四季有果”“山山都是花果山,树树都是摇钱树”。

实际上,为给长远发展夯实生态底色,更好巩固脱贫成果,近年来,赞皇县打了一场从“靠山吃山”到“靠山养山”的转型发展硬仗。

长期以来,赞皇县由于工业基础薄弱,加上“七山二滩一分田”的地理条件,形成了“靠山吃山”的传统发展观念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,大批小矿山、小煤场、小砂石场“星星点灯,遍地开花”。山体植被因此遭到大量破坏,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,威胁到长远发展。

“宁丢生财路,也要斩断污染源,咬定建设生态强县的目标,克服财政税收大幅减少的阵痛,逐渐走出了一条把绿色当

底色,把生态当银行的发展之路。”赞皇县委书记冯立业说,经过多年坚持,2019年赞皇县实现“脱贫摘帽”。生态优势成为当地吸引客商的最大优势,生态资源成为支撑长远发展的最好资源。

赞皇的“绿色转身”,是石家庄太行山区立足生态优势,发展生态产业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,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。不仅赞皇,井陘、平山、灵寿、行唐等石家庄太行山区县,也都把打好生态底色作为支撑长远发展的重中之重。

革命老区平山县打出“红”“绿”两张牌,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,大力实施“生态立县、旅游兴县”战略,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千年古县井陘淘汰落后产能,逐渐关停以牺牲环境、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矿山和煤炭加工企业。同时,鼓励企业转型,扶持造林绿化,发展生态产业,不断取得经济和生态效益双丰收。

“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,脱贫才能长效,发展后劲才能更足。”石家庄市扶贫开发 and 脱贫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说,得益于不断增强的生态底色,石家庄太行山区巩固脱贫成果,加快乡村振兴的底气越来越足,发展势头越来越好。